

巴颜顺的作战靴

■李宏

兵故事 用文学抵达真实

1

发射四营营长邓威抱腕看一眼手表，下午五点半，当即鼓起腮帮子吹响了街在嘴里的口哨，大着嗓门宣布，坑道驻训任务结束，集合带回营区。

今年，发射四营按计划执行驻训任务。从隐匿于峡谷深处的坑道列队出来时，不知谁率先惊呼一声，随即官兵们都被眼前的世界惊呆了。突然而至的大雪将远山近岭染成了银白，壮观极了。邓营长似乎也受了战友们激动情绪的影响，随即命令就地解散，20分钟后集合。瞬间，已经100多个小时没有见到日月光光的官兵们乐极了，尽情在厚厚的雪地上奔跑撒欢，打起了雪仗。毕竟，在很多南方兵的记忆里，如此铺天盖地的雪极其罕见。就在大家尽情嬉雪的时候，二级军士长巴颜顺却独自蹲在雪地里脱下了靴子，脸上的表情也很难看。

邓营长走过来弯着腰拍了拍巴颜顺的肩膀：巴班长，脚上的伤病犯了，还是看见大雪想家了？我刚与教导员商量，阶段考核结束后，就批准你回家办理你老婆和娃的随军手续。巴颜顺没有回应邓营长的话，而是迅速将靴子穿上，系好鞋带，站起望着远天自言自语地说，这雪算个啥啊，比我家乡巴彦淖尔的雪小多了！

巴颜顺是某导弹旅兵龄数得上长的老兵，身高1米9，不仅面孔黝黑，而且食量惊人。分到八连第一年春节会餐，他一顿干掉6个馒头半盆羊肉，捎带着还喝了一大碗胡辣汤。他还曾对战友讲，当兵前曾一次吃掉半只烤羊。

当然，在训练发射场上，巴颜顺也是数一数二的好手。那年，巴颜顺参加实兵实装演习。一阵急促的紧急集合号后，旅长达命令，务必一小时内全员全装，机动到某预定发射地域占领发射阵地，伺机完成模拟发射任务。巴颜顺所在发射四营的行驶路线是翻过翠峰，穿过花椒溪。

意想不到的，演习部队离开营区翻过翠峰时还阳光灿烂呢，谁知经过花椒溪时却突遇上游暴雨泄洪，桥梁被冲毁，河水漫涨。长长的装备车队被洪水阻挡在了花椒溪一侧。在前面带车的参谋长用对讲机请示旅长，部队是否继续前进？旅长乘坐旅指挥车绕行到河边，盯着湍急的河水注视了一阵，转身走到导弹发射车前，绷着脸问老士官，将导弹发射车安全行驶到对岸有多大把握？驾驶员神情紧张地告诉旅长，只有一半的把握。旅长当即否定，百分之九十九都不行，我要

的是百分之百。

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，巴颜顺却一直没有闲着，先是捡了几块石头由近至远扔向漩涡套着漩涡的急流中，又将三条背包带连结在一起，一头系在腰上，一头塞进连长手里，然后脱下作战靴来往岸上一扔，说：好在河面不宽，我去试试水。

巴颜顺从对岸试水回来，一脸严肃地对营长说，让我来。站在一旁的旅长对巴颜顺的举动非常惊讶。没等旅长回应，只见巴颜顺轻轻一跃，就身手矫健地攀上一米多高的驾驶室，踩离合、点火、轰油门，平稳地将重达数十吨的导弹发射车开到了对岸。随即，演习部队的所有车辆也全部沿着巴颜顺刚才行驶的路线涉过花椒溪。

那次，旅长亲自将作战靴还给巴颜顺，还对营长下了命令，调巴颜顺到专业最强的一排去，若一年内没将巴颜顺培养成技术尖子，你这营长就别当了。果然，一年后巴颜顺成了某导弹旅的骨干。当兵22年，巴颜顺驾驶过4种型号的导弹发射车，干过4个岗位的操作号手，亲手将两种新型号导弹发射到数千里的预定地域，多次立功。

但官兵们也知道，巴颜顺可不是什么“顺毛驴”。巴颜顺优点突出，毛病也不少，一是犟脾气，二是爱吹牛。当年的旅长如今已经是基地司令了，巴颜顺还经常在新兵面前吹嘘旅长为他拎战靴的事。

2

南方的雪说化就化了，前天还漫天白雪，隔天就冰消雪融，营区周围的农田里麦苗已经拔节，杏花也含苞待放。

一次夜间紧急集合，集合完毕后，值班员请示连长是否按计划进行，连长却一挥手制止了。连点名让巴颜顺出列，质问巴颜顺为什么不按规定着装。一瞬间，全连七八十号人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了巴颜顺身上。只见巴颜顺身上穿着新作训服，脚上却穿了一双老式作战靴，显得格外与众不同。连长问巴颜顺，是不是着急穿错鞋了？连长这样问其实是有所指的，为了提高战备效率，平时官兵的作战靴连摆放都特别讲究：上铺的靴子在左，头朝外；下铺的靴子在右，头朝内。所以不可能穿错，除非巴颜顺是故意的。巴颜顺脖子梗着，意味深长地看了连长一眼，回答说：是！

解散后，连长找到巴颜顺，问他是新发的鞋不合脚。巴颜顺也没说话，就在一块石头上慢条斯理地坐下，将右脚抬得高高的，脱下靴子又脱了袜子，一双缠着纱布渗了血的大脚展现在了连长面前。

原来，巴颜顺的脚本来就比较宽大，又加上前几年执行发射任务时脚受了伤，那之后穿的鞋都是基地军需部门联系厂家特制的。新作训服发下来后，

巴颜顺的脚被磨破好几次。

一直站在旁边的营长邓威突然出现在巴颜顺面前，黑起脸责备巴颜顺：有问题可以逐级向上反映，你在连面前出什么洋相？巴颜顺回答说，靴子刚发下来我就给后勤部门反映过了，可他们说，生产厂家生产特制靴子需要时间，另外疫情期间物流受阻。

邓营长蹲下身子察看了巴颜顺的脚伤后，站起来对他说，新靴子没到之前可以穿旧靴子。但邓营长同时给巴颜顺下了一道命令，实装操作前，必须从今年补充的新兵中帶出至少5个全能号手。

3

为了完成邓营长交给的任务，巴颜顺在完成日常训练任务的同时，在全营从去年分来的新战士中拔了几棵“青苗”，每天为这些“青苗”一招一式地加餐。3月中旬，全旅组织列兵进行16个专业实装操作比武，巴颜顺带的兵拿了四个第一、三个第二。营连主官们见到巴颜顺时，乐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。

比武结束的第二天晚上，连长很神秘地告诉巴颜顺，下周基地首长要来检查工作，你可别再吹牛首长为你拎靴子的事。巴颜顺说，保证不提了。

周一晚餐时，基地首长领着几个人到四营食堂吃饭，旅长、政委握着餐盘跟在首长身后取餐。巴颜顺记住了连长在提醒，一改往日习惯，取了餐悄悄地去了离首长最远的那张餐桌吃饭。

按说，这也不是巴颜顺平常牛哄哄的性格呀！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老巴也有恂恂的时候。

就在这时，旅长走了过来，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命令：巴颜顺，首长请你坐他旁边去。

巴颜顺迟疑了一下，端着餐盘跟随旅长坐到了基地首长对面。首长一脸幽默地问巴颜顺，听说你经常跟大家吹牛，说我当年为你拎过靴子？巴颜顺这样一个大汉一下羞红了脸，忙回答：没想到这种玩笑话也能传您耳朵？我吹牛皮的。首长摆摆手说，我就喜欢你这种本真性格，这次呀，我是真的给你拎靴子来了。正在巴颜顺一脸惶恐之际，坐在旅长旁边的一位上校从背后拎起一个纸盒子递到巴颜顺面前说，厂家按你提供的鞋模特制的，应该不会再磨脚了。巴颜顺站起来向首长和上校分别敬礼，结结巴巴地说着感谢首长关怀的话。首长伸手示意巴颜顺坐下，然后说：你们营长在报告中专门就你的情况做了汇报，我让有关部门专门调研了，全基地还有三例与你类似的情况，靴子事小，影响战斗力事大。

又到了进坑道驻训的日子，没有阳光没有网络，与世隔绝。好在，八连有巴颜顺，犟脾气虽然被捋顺了，但巴颜顺就是巴颜顺，吹牛皮的习惯总也改不了。熄灯之前，巴颜顺又给新兵们吹起了这么多年来他带新兵训练的事。

训第二阶段的夜间奔袭课目，郝强的考验才真正到来。他没想到视觉疲劳给夜训带来的影响如此之大，静止的据枪尚可克服，而奔袭是非静止的，体能成绩一向名列前茅的郝强心底虚了，他惧怕夜的到来。10公里计时开始，为了保护他，一直在倒数的位置上随着前面的人跑。不一会儿，李杰那大大手狠狠把他向前推了一把。“看不清也得往前冲，敌人真来了你还有时间怕么！”第一次奔袭，郝强跑了连队倒数第一。

他不敢直视李杰讲评时的目光，更不甘心躺下睡觉。凌晨1点，训练场的黑深邃无底，他强迫自己使劲跑，遇到障碍物摔倒了，就爬起来继续。终于，跑完第12圈的郝强没有碰到障碍物，但是一脚踩进水坑崴倒在地。他试着站起来，剧烈的疼痛还是让他动弹不得。

不一会儿，郝强听见李杰的脚步声，空气里有了粗重的呼吸，还有越来越浓的柚子香。透过李杰的手电，郝强见他把柚子叶从一根挂着的枝上捋下来，一把把塞进嘴里嚼，嚼碎吐出来敷在郝强的痛处。再剥下大块的柚子皮包住脚裸，用树枝捆起来扎好。李杰的大手捏按着郝强的脚裸，郝强忍住疼痛一声不吭，但忽觉鼻子一酸，只好让收不住的眼泪涌下来。

那夜，郝强知晓了柚子叶捣碎可消肿止痛，柚子皮能缓解跌打扭伤痛，柚子果肉可快速补充虚脱透支的体力。

五个月的驻训结束后，郝强回到营区，他发现营房前也有几棵柚子树。每次路过时，他都忍不住翕动着鼻子嗅一嗅那柚子树散发的清香。清香中，他常常想起那段难忘的夜训生活。在军营中，成长都是磨炼出来的。

我喜欢说故事 时光留声机

没有名字的小英雄

■王培静

在鲁西南一个叫王山头的地方，有一座纪念碑，上面刻着三百多位烈士的名字。这儿是市里的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每年的清明节，各学校都要组织学生来给烈士扫墓。向纪念碑三鞠躬后，学生们一个个歇纪念碑上的名字，特别是看到最后的那个“□”时，学生们的眼光总要在那些停留一会儿。

除了一年级的学生不知道，大家都已多次听老师讲过那个小英雄的故事：牺牲前，他是县武装大队的通信员，才14岁，别看他年龄小，已参加革命三年多了。11岁那年，在日本鬼子的一次扫荡中，他的父母都被敌人杀害了。他流浪到县里，被县大队收留了。别人问他叫什么，他不说话，由于他跑得快，有人喊他小兔子，见他不反感，大家就都这样叫了起来。

他不但跑得快，弹弓射得好，人也很机灵。由于他长得很瘦小，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，不久后，县大队就开始安排他去给下边的小分队送信。他有时把信放在鞋里，有时放在挎的篮子里的东西中，每次都能顺利送达。

这天，有一封重要的信件需要送到谢庄片区去。走时，政委再三叮咛，小兔子，这次的信很重要，一定不要出什么事，无论如何，千万不要让信落到敌人的手里。

小兔子使劲点了点头，就上路了。他路上想，政委说这次的信特别重要，我放哪儿保险些呢？他思来想去，想出了一个好主意。

他走小路走地堰，离大路远远的。才开始他走得比较顺利，心里高兴地想，政委能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自己，自己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，把信安全地送到目的地，绝不能辜负了组织上对自己的信任。

正这样想着，前面窜出来了三个二鬼子，他心里一紧，向另一边走去。一个二鬼子喊他，小孩，站住，我有话问你。他装着没听见，自顾向前走。那个二鬼子继续喊道，再不停下，我开枪了，说着端枪向天打了一枪。小兔子停下了脚步，三个穿黄皮的二鬼子气喘吁吁地跑了上来，一个长得很瘦的伪军瞪着他问，你是个小八路吧。他抬起头，扫了二鬼子们一眼，摇了摇头。另一个二鬼子说，是个小哑巴。那个很瘦的二鬼子说，什么小哑巴，他是装的，肯定是个小探子或送信的。把他带回去，交给上头好好审审。

路上，一个二鬼子突然发现，小兔子嘴在不停地动，他大喊，这臭小子嘴里有东西，他在吃东西。你小东西吃的什么，快，吐出来。

另外两个二鬼子也赶紧凑上来说，快，快吐出来。

吐出来了，他吞下去了。小东西消灭了证据。

三个人开始上来对他拳打脚踢。打够了，见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三个人开始商量如何处置他。带回去也没什么价值，看样子也快断了气。三个人思来想去，最后还是把小兔子扔下走了。

那天，他是被雨水慢慢浇醒的。他忍着疼痛，艰难地坐了起来，想了想才发生的一切，嘴角上露出了一丝浅浅的笑容。

回到县大队，知道情报没有泄露出去，同志们都夸他是好样的。政委也表扬了他，赶紧让医生给他治伤，让炊事班给做点好吃的。

但孩子毕竟是孩子，一次他路过周庄东边的碉堡时，躲在一个角落里，掏出自己的弹弓，瞄准一个站岗的日本鬼子。他射出石子的瞬间，那个日本鬼子也发现了，他，枪响的同时，那个日本鬼子的一个眼珠子冒了出来，鲜血四溅，那一刻，小兔子也应声倒下。

革命胜利后，为英雄立碑时，政委交代，一定不要忘了小兔子。但工作人员翻阅档案，也找不到他的名字。要是在碑上刻上小兔子三个字，好像对英雄有些不尊重，工作组最后决定，小兔子的名字空着，就用□□□代替。

人们的心里都记得很清楚，那三个“□”就是小英雄的名字。



副刊
往期美文
扫一扫，听长征



版面插图：李振
图片制作：贾国梁

细节

■郑茂琦

关于细节决定成败，我最近听到了一个发生在多年前的故事。在一次红蓝对抗演习中，红方侦察兵成功渗透到蓝方驻地，安全潜伏下来，但是一个细节却露出了马脚。原来蓝军搜索队无意中捡到一件生活用品，上面的商标没有撕去，一看生产厂家地址是某省某市，这不正是对手的驻地吗？然后据此推测，红方的侦察兵可能已经渗透进来了，仔细搜索，果然是这样。演训场上，这类一波三折、波谲云诡的故事还有很多。

军旅作家李宏利用作战靴作为牵引点，也讲了一个细节影响战斗力的故事。对待细节的态度，就是对待实战化练兵的态度。像作战靴这类战斗装具，要做的可不仅仅是大小合适。有的单位还要求官兵多备一套放在背囊里，背囊整齐码放在库房里，上面只有一个战斗编号，没有名字，平时容易认，拿不错，战时还保密。每一个细节，背后都有实战的考量。

同样，故事也不应该只限于叙事的层面，还需要向思想性与指导性拓展与深化。真正的好故事，是能够通过细节使之展现出来的。



长征

第5459期

军营新传

时鲜的军旅故事

在爬上大篷车之前，郝强一直认为昼夜之差如同黑白有别，晨昏幽冥有着明确的界线。哨位上的白天意味着阳光、雨露和几朵舒云，夜晚意味着月光、星光和夜哨警惕的眼睛。大篷车上的时光开始还很清晰，颠簸过一路，仿佛把昼夜搅混了。

远处深黛色的层峦叠嶂，把夜幕拉下天际，天色也匆匆暗下来。大篷车终于走进了夜的漆黑，座位靠里的他昏昏欲睡。“从来没见过这种球形灯。”“还这么多这么密。”“一簇一簇的，光不强，倒很好看。”一些压低的惊奇声传进郝强耳朵。他挣扎着坐起来，目光穿过不少圆圈的钢盔向外探寻。远远地，有一片从低矮处发出的光扑面迎过来，让人分不清是昼还是夜，还是夜潜入昼。穿过这一排微光时，一缕酸甜的清新味道窜入郝强的鼻腔，随着嗅神经传入大脑，抖个激灵的瞬间郝强清醒了，大篷车仿佛也醒过来，一个刹车停下。

急促的哨音中，郝强凭着惯性弹起来，冲出车外。分队长李杰早已精神抖擞昂立在前。“今天的夜训课目是据枪稳定性练习。”“整装队伍向着来时那片低矮温和的光行进，临近跟前又左转而去。”

郝强被分到与光源很近的位置，他顺势伏倒，把枪托顶在肩膀。借着柔光，他觉得夜训也没有传说中那么难。一会儿，光源一盏盏消失不见，场地全部暗下来，夜训正式开始。在夜的笼罩下，看不清靶标的郝强悄悄放松了更多的肌肉，眼直肌、肱二头肌、臀大肌……

夜训柚子林

■阿昕



他正琢磨“光”的问题，枪猛地弹起来又重重落在面前。

“郝强！”“到。”李杰一双大手把郝强从地上拉起来。

“精准狙击最重要的是？”“准。”郝强小声回答。李杰好像带着父亲的影子，除分队长身份之外，经常让郝强莫名地畏惧。周遭的静默让两人声调对比越发大了。

“准的基础是？”“枪稳。”郝强抱紧怀里的枪。郝强主动增加了一小时据枪时间。当远处营地响起阵阵鼾声，僵硬的郝强才缓缓坐起来，一只熟悉的手有力地扶他一把。郝强才发现，训练场地上只剩李杰与他两个人。李杰转身，郝强跟在后面趟着走。他猜想看不清路可能是据枪时间眼睛不适，边走边揉着眼睛。黑暗里，郝强像被一片果园包围

着，清甜的味道愈来愈浓。听见前面脚步声停了，他也停下来。看不清路的他任由李杰摆布。“张嘴。”郝强感觉嘴里被塞进一种水果，他下意识咀嚼起来。一阵酸味渗透牙根，把郝强的五官生疼挤成一团。

“酸不酸？”“酸。”他随着牙吐酸水，泪在眼眶打转。

“身上酸还是嘴里酸？”“都酸。”郝强还被酸爽裹挟着，李杰不由分说拿起他的手。粗糙的硬茧堆积在李杰的手心，郝强也摸了摸自己，是光滑的。狙击手要形成的肌肉记忆，没有这些茧是训练不出来的，可他的枪居然能被分队长轻易拿开。他把酸水咽下去，一连带刚涌上来的委屈。“受不了训练的酸，战场上早晚有更酸的等着你。”李杰打开头戴夜灯，郝强这才渐渐看清，分队长带他来的是一片柚子林。李杰告